

MARKET SOCIALISM

市场社会主义

〔英〕索尔·埃斯特林 编
尤里安·勒·格兰德

邓正来 徐泽荣 等译

经济·社会出版社



中财 B0022881

中国问题研究所组织翻译

市场社会主义

(英)索尔·埃斯特林 编
尤里安·勒·格兰德

邓正来 徐泽荣 译
景跃进 张晓劲 校
梦 觉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

总号 426264

市号 7045.5/2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年

(京)新登字 102 号

责任编辑：新 民

责任校对：岳经纶

市场社会主义

SHI CHANG SHEHUI ZHUYI

(英) 索尔·埃斯特林 编
尤利安·勒·格兰德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桥福州馆前街 6 号)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25 印张 157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036—687—1/F · 325 定价：4.20 元

序

读者所见到的这部译著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初期英国工党的知识界支持者对工党社会主义主张的检讨反省之结果。

1983年6月，工党连续第二次在大选中失利，其败绩又创下了1918年以来的最差纪录。痛定思痛之余，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约了一批同情和支持工党的知名学者深入探讨工党失利的原因。他们得出结论，眼下的工党过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拘泥于旧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因而无法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应。如欲扭转颓势，必应首先在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谋得突破。尔后，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的研究班底，开始定期集会，进一步研讨问题。正是在他们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牛津大学的戴维·米勒教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这马上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后来的多次会议几乎全部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经过他们的持续几年的不懈努力，“市场社会主义”终于从一个略显单薄、空泛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且初成体系的理论学说。

按照本书作者的话来说，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里，“市场”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手段，是调节商品生产和服务供应的工具，也是人们据以做出有关消费和就业抉择的方式。简言之，“市场”就是指“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目的”则是指人们为

消除现有社会的严重弊端而要努力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如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诸方面的较大平等，满足人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等。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从学术上阐明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上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社会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主张在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上，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甚而暗示着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结合在一起。依据同样的推论，它又强调市场同资本主义的“联姻”是可以分解的；尽管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但资本主义决非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特性。由此，“市场社会主义”又涉及了对现有的市场进行必要的法律、制度和机构等方面改造的问题。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会发现，这样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确实触及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中许多由来久远但始终众说纷纭的重要问题。早在社会主义尚属于理论臆想产物的时候，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及更深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便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各个思想流派为之相互辩驳的焦点。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之后，如何看待以国有化创立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之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在社会主义理论界内部，而且在一般意义的社会舆论和学术界也成为争议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且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刺激和争论点。市场与效率、计划与平等、自由与公正、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合经济、社会化趋势和趋同论等等，似乎成为各类刊物杂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

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酝酿及至最终成形的 80 年代，现实又为上述争论提供了新的冲力。一方面，以原苏联东欧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暴露出愈来愈深刻的危机，经济发展乏力甚至滑坡，经济效益乃至一般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因而它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涉及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彻底结束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步入了一个长期滞胀的局面，战后以来逐步出现的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等发展开始反向演进。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自由经济思潮占据了主流地位，代表着这一思潮的政治派别——各国保守党在政治上亦占尽上风。与之相反，曾以福利国家化、国有化、计划化作为执政政策内容的各国社会党，或是改弦易张、采用与保守党近似的主张，或不变初衷，却在大选中屡屡败北。面对这一严酷现实，英国工党自也难以幸免；而他们的反应就是提出“市场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居停过的英国，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虽无从消声匿迹之虞，但确有时盛时衰之分。而这次由“市场社会主义”的提出而引发的讨论当属战后以来最为热烈的一次。除了读者见到的本书以外，戴维·米勒教授还撰写了《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普兰特教授出版了《平等、市场与国家》，福比斯主编了《市场社会主义：何人的选择？》，霍奇逊写下了《民主经济：关于计划、市场与权力的新观点》，工党的经济事务发言人哈特斯莱则有《选择自由》问世，此类著述其数量之多已难以一一枚举。

在世人心目中，英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有别于欧洲大陆。仅就表象而言，主张社会主义的英伦人士往往

会并且善于别出心裁地提出新颖的理论、创制新鲜的名词。从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到首倡民主社会主义、直至今天的“市场社会主义”，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与此相关，他们又总是强调英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以此为根据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尽管这常被外界称之为岛国之民的狭隘心理，但同时这确实体现了英国知识界的实用主义传统。而这种独特性本身又必然给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主张的追随者提供了莫大的启迪。

也正是因为这样，正在从事伟大的改革事业、正在探索发展市场之路的中国，可以从“市场社会主义”找到可资借鉴的东西。当然，这一理论并非尽善尽美，其中的某些观点也难以使我们信服；正如“市场社会主义”问世之后，英国工党仍第三次重蹈大选失败的复辙所表明的那样，它的理论感召力尚有可疑之处，它的实践功效更是未经检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理论应当可以使我们得到某些启发。

这就是我们译出此书，并计划在条件许可时继续译出其他有关论著的原由。本书版权由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董事长徐泽荣先生资助购买，并经徐先生的安排由中国问题研究所负责组织及审校。

读者还会体会到，本书是一部集体之作，译文也是合作的产物。虽经统一译校，但行文风格仍有不同，而这也许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原书的风貌。至于译文中的错误疏漏，当然要由我们负责。为此诚请读者能够指正。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李立风和侯红育同志。

中国问题研究所

1992年秋

作者简介

索尔·埃斯特林 (Saul Estrin)

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后在南安普敦大学任教。1984 年起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尤利安·勒·格兰德 (Julian Le Grand)

现为布里斯通大学城市问题研究院的公共政策问题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及其相关学科丰田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著有《实现平等的战略》(1982)、《社会问题的经济学》(1984) 和《中间阶级与福利国家》(1987) 等。

戴维·米勒 (David Miller)

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教授。著有《社会公平》(1976)、《无政府主义》(1984) 和《市场、国家和社会》(1989) 等。

雷蒙德·普兰特 (Ramond Plant)

南安普敦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 年) 等。

彼得·阿贝尔 (Peter Abell)

萨里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著有
《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工业合作社》(1988) 等。

戴维·温特 (David Winter)

布里斯通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伦敦经济学院兼
职高级研究员。

目 录

序

作者简介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导论

 索尔·埃斯特林、
 尤利安·勒·格兰德 (1)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市场?

 戴维·米勒 (27)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目的状态

 雷蒙德·普兰特 (55)

第四章 公平的市场社会主义

 彼得·阿贝尔 (85)

第五章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

 索尔·埃斯特林、
 戴维·温特 (106)

第六章 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

 戴维·温特 (145)

第七章 工人合作社：优长及局限

 索尔·埃斯特林 (171)

第八章 市场、福利与平等

 尤利安·勒·格兰德 (200)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导论

索尔·埃斯特林、
尤利安·勒·格兰德

本书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我们希望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本书各章文字所阐释的就是如何在不尽相同的情形中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颇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据此推论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至少从某个方面讲，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然会运用这种市场或那种市场，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文字中论证），然而使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

第二个目标是要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而这是正确理解市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市场机制乃是协调业已分权的经济决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这意谓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用集权手段干涉经济的倾

向加以抑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意谓着我们对国家恰当角色的认识的改变。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官僚权贵的意图和政府干涉的效率极不信任，这使他们激赞放任自由。如果有人希望从一种市场机制中确获社会主义的结果，那么他就必须变更市场运作的环境以确保这些结果有利于个人的私有利益，而非用国家从上至下地强加公有利益。鉴于此，本书的部分章节拟集中研讨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制度变革和法律改革。

有许多事情对我们的工作构成了重大障碍，其中之一便是社会主义者在区分目的与手段方面时常是马虎疏忽的。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界定完整、阐释精辟的目的，例如，其中有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然而，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的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于此变成了目的本身。因此，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通过计划实现较大平等或通过工业国有化消灭剥削的。但是，本书的核心命题则是要指出上述传统认识并不具有逻辑依据。计划的内在实质并不意谓着平等，国有化的内在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展开来讲，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那些社会主义的目的。

在这篇导论性的章节中，我们对本书其他章节所提出的较为详尽的论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它们作了某种程度的综合。对于那些只想就重要观点及其在政策和实践中的意义获致一种基本认识的读者来讲，应当阅读本章和第二、七、八章。对于那些想理解由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产生的一些较为复杂的经济和哲学问题的读者来讲，应当侧重阅读第三、四、五、

六章。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还要说明最后一个问题，即本书并不意图就当下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短期的解决方法，本书实际上对失业、通货膨胀、贫困、闹市区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核弹等诸如之类的当今重要问题都未进行讨论。相反，本书却试图将讨论从对当下问题的即期关注方面引开去，全力研讨英国社会主义者所争论的原初问题：平均主义、消灭阶级剥削、限制财富不均的扩大、所有制安排以及生产过程的组织。我们希望，通过对诸如市场这样一种业已分权的经济机制的分析，我们能够对这些基本问题获致一种新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构设一种于学理上阐释明晰且逻辑一致的关于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的模式。

一、市场的优长与弊端

我们首先讨论市场的优长方面。市场最为优长的方面可能在于当市场运行良好时它们是处理信息的极佳手段并能在处理信息的同时提供依其行事的激励因素。在竞争性市场中，如果一种商品相对于需求来讲处于短缺状况，那么该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就向生产者表明了如果他们生产更大数量的这种商品，就会有利可图。既然市场供应者一般来讲是为利所动的，那么有利可图就是一种他们会做出反应的激励因素。如果某种商品生产过剩，那么该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这就向生产者表明了他们应当转产于某种需求较大的商品。在零售或批发商场与中央计划者之间不需要存在长线的信息

交流，就出现的短缺或剩余做出即时的反应和调整；另外，生产企业也不需要详尽的中央计划指令来告诉它们应当生产多少商品。

基本上出于同样的理由，市场趋于鼓励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商品本身的创新。生产者通常都竭力寻求各种出路以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而增加利润；而欲达致这一目的，创新一种成功的产品或引进一种更为廉价的生产工序就是明显的出路。

竞争性市场还具有另一方面的优长，即它们能分散经济权力。人们总是愿意与他们能够善处的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并不为某一难以对付的经理所支配，也不为某一不服从上级的员工所左右。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个特定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他们就会去找其他能提供较佳质量服务的供应商。再者，正是这种从服务低劣的供应商转向服务良好的供应商的过程，将鼓励后者为了生存而不去充当前者。

戴维·米勒在第二章指出了市场所具有的上述效率方面的优长，而且还在赞誉市场时诉诸了其他重要价值观：自由和民主。他论证说，市场至少在三个方面促进了自由，首先而且也是极为显而易见的，分散经济权力意谓着人们就购买什么以及在何处购买货物具有较大的选择自由。其次，人们就何时工作和在何处工作也具有较大自由。显而易见，这种自由会受到工作的可获得性的限制（这种限制在计划体制中表现较突出），但是，即使在这种限制的环境中，运用金融激励因素也可能要比作为计划经济必备特征的劳工管理更能促进自由。最后，市场能促进言论自由。如果不存在经济权力的独立渊源，那么那些力图宣传与国家的观点相悖的观点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凭借对国家资源的运用，也即谁出资

源谁便有发言权。

当然，市场也有其弊端。许多市场活动都将费用强加于人民头上而非直接参与者头上，环境污染便是一个很明显的范例。反之，也有另外一些活动将利益赋予参与者，免疫便是一例。后一现象的极端形式便是类似国防或法律以及秩序那种所谓的“公益”。其他问题则是源出于工艺因素，例如规模经济问题；以规模经济为指导的工业中的竞争性市场，在一家公司超过其他公司并开始发展之时，将迅速变质为一种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诸如教育和保健医疗等至关重要的人民福利领域中，某项服务的提供者（医生或教师）要比他们服务的对象更为信息灵通；因此这些服务的享用者不能够恰当地评估服务质量，从而也就容易受到剥削。

上述市场弊端表明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干涉，但米勒则对市场其他三个被指称的缺陷作出了较多批判性的维护。这三个被指称的缺陷是：市场所反应的并不是真实“需求”；而往往是市场供应商自己制造出来的表面需求；市场鼓励反社会的行为和自私自利行为；市场创制了一种于道义上专断的从而是非正义的收入分配模式（这一点在社会主义者看来乃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针对第一点，米勒指出在不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中，“需求”概念是尚未确定的：谁应当来确定人民所需要的是什么，是计划者、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民自己？而且某些需要是市场创制决定的这一事实亦非决定性的。每一种在高于维持生存层面上运作的经济必须满足社会本身所提出的需求；另外，较之封建社会、部落社会甚或中央计划经济社会所产生的需求而言，似乎更没有理由视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需求为某种心理的虚拟。

就市场鼓励自私自利这一点而言，米勒承认市场不可能与那种“铁板一块”的社会感相一致，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各种关系都具有一种相同的自我克制特征，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公益。然而，米勒并不认为这样一种社会（它否定个人人格和个人生活方式）有吸引力。再者，恰如存在着村落和集市城镇这一点所表明的，市场的存在完全与松散的社会相符，因为这种社会允许其成员有各种互动交往，其中包括恋爱、友谊和同情；它也允许各种交易关系，其中包括市场交易关系。

最后一点是有关市场的非正义性问题，米勒指出，市场分配未必总是不正义的；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会酬赏那些辛劳工作和节俭的人，这种结果是与某些公平或正义观念相符的。然而应当承认的是，市场也会酬赏那些有运气的人：出生于康富家庭的运气，在新的地铁线附近拥有一幢住宅的运气。再者，这种不平等往往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增大，所以那些享有大量财富的人就有了捍卫和增进其特权的经济实力。

然而，诸如上述的各种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非市场本身。一个几乎没有资本所有者而资本却拥有并控制企业的社会，是一个继续扩大不平等和剥削的社会。既然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这就产生了有关可供选择方案的问题。那么是否可能构想出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呢？换言之，是否有可能创设市场社会主义呢？

二、市场社会主义：提法是否有矛盾？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回答是否有可能创设市场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都给予了截然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处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两极；市场与社会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中的结合，纯属胡说八道，因为这两个术语是彼此矛盾的。本书的其他章节便是旨在通过论证市场机制在实践中如何能够被用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来反驳上述观点。然而，主要是由新右派提出的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根本性挑战，乃是我们进行进一步探讨之前所必须强调的，而这个问题由雷蒙德·普兰特在第三章中展开讨论。

社会主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终状态”或结果。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其社会结果是根据某种特定模式（以诸如正义、积极自由或社会共同体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为依据）详加阐释的。然而市场的自由主义辩护者却指出市场是不可能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结果的。这是因为虽说市场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但它们并不产生符合人们设想的结果。通过市场运作而产生的收入分配或消费模式是非意图的、非设想的和非预见的。因一些人获利多而另一些人获利少就抱怨是不正义的、是反公有社会的、而且会剥夺积极自由，就如同抱怨气候的非正义性或非自由性或反社会一般，纯属是一种无稽之谈。市场能够实现的唯一“目的”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目的，即消极自由或有意强制的缺乏。

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还有另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